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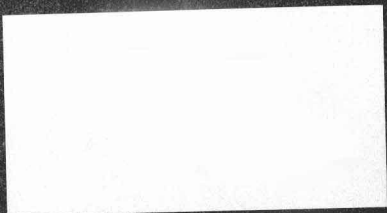
周作人散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散文珍藏版

周作人散文



文学出版社



周作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散文/周作人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中华散文珍藏版)

ISBN 978-7-02-009882-8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7498 号

责任编辑 张 晴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董文权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插页 3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82-8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作者像

偶作打油诗一首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随缘过，巷口三年学坐禅。
老去每嫌耽世事，归来常忆话当年。
胡麻寺人若问其中意，且对寒窗啜苦茶。

本是儒家中样家，光头更不学袈裟。
中年志趣官前种，外道生涯粥裹蛇。
慈悲低头咬大蒜，烦恼拍手捻菩提。
芝麻供饭化鬼卒，常事称久工夫得清茶。

偶作打油诗一首

苦茶庵

作者手迹（五十自寿诗）

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展示 20 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成就,我社于 2005 年 4 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系列。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四辑五十位现当代文学大家的散文集,其目的是要将“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近百年间的中华散文做一次全方位的展现和总结。为此,该系列书也成了“人文版”散文的标志性出版物,在作家、读者和图书市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套《中华散文珍藏版》是在此基础上的精选,宗旨是进一步扩大散文的社会影响力,优中选优,精益求精,为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提供一套散文阅读范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秉承读者至上、质量第一的出版原则,但愿这套书的编辑出版,能为多元思潮中的人们洒下一捧甘霖。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娱 园	1
初 恋	4
寻路的人	6
北京的茶食	8
故乡的野菜	10
济南道中	12
苦 雨	14
喝 茶	17
鸟 声	20
若子的病	22
乌篷船	25
厂 甸	27
北平的春天	31
结缘豆	34
雨的感觉	38
石板路	42
自己的园地	46
苍 蝇	48
沉 默	51
生活之艺术	53

十字街头的塔	56
日记与尺牒	59
葛理斯的话	62
谈 酒	65
金 鱼	68
虱 子	72
两株树	77
闭户读书论	81
吃 菜	84
关于苦茶	88
关于禽言	91
本色	94
买墨小记	97
自己的文章	100
赋得猫	104
谈搔痒	112
梦想之一	116
蚯 蚓	121
立春以前	126
风的话	130
梅兰竹菊	134
羊肝饼	136
向日葵的神话	138
入厕读书	141
思想革命	145
祖先崇拜	147
碰 伤	149

“重来”	151
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153
伟大的捕风	156
哑吧礼赞	159
麻醉礼赞	162
太 监	165
关于命运	169
关于活埋	173
论万民伞	180
再论万民伞	182
鬼怒川事件	185
谈食人	190
畏天悯人	195
甲申怀古	199
打狗之道	204
关于宽容	205
爱罗先珂君	209
志摩纪念	215
半农纪念	219
怀废名	223
章太炎的法律	228
鲁迅的笑	229
钱玄同	231
《自己的园地》旧序	234
《雨天的书》自序一	236
《雨天的书》自序二	237

《谈龙集》《谈虎集》序·····	240
《夜读抄》小引·····	242
《看云集》自序·····	244
《周作人书信》序言·····	246
《苦竹杂记》小引·····	248
《秉烛谈》序·····	249
《桑下丛谈》小引·····	251
《书房一角》原序·····	252
《药堂语录》序·····	255
《十堂笔谈》小引·····	257
读《欲海回狂》·····	259
《颜氏学记》·····	262
《颜氏家训》·····	266
《甲行日注》·····	271
《论语》小记·····	275
《拜环堂尺牍》·····	279
《神州天子国》·····	283

娱 园

有三处地方，在我都是可以怀念的，——因为恋爱的缘故。第一是《初恋》里说过了的杭州，其二是故乡城外的娱园。

娱园是皋社诗人秦秋渔的别业，但是连在住宅的后面，所以平常只称作花园。这个园据王眉叔的《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寮，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园筑于咸丰丁巳（一八五七年），我初到那里是光绪甲午，已在四十年后，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时“秋夜联吟”的风趣了。园的左偏有一处名叫潭水山房，记中称它“方池湛然，帘户静镜，花水孕馥，笋石亘蓝”的便是。《娱园诗存》卷三中有诸人题词，樊樊山的《望江南》云，

“冰穀净，山里钓人居。花覆书床偃瘦鹤，波摇琴幌散文鱼：水竹夜窗虚。”

陶子缜的一首云，

“澄潭莹，明瑟敞幽房。茶火瓶笙山蛭洞，柳丝泉筑水鳧床：古幘写秋光。”

这些文字的费解虽然不亚于公府所常发表的骈体电文，但因此总可以略想见它的幽雅了。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也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原自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

娱园主人是我的舅父的丈人，舅父晚年寓居秦氏的西厢，所以我们常有游娱园的机会。秦氏的西邻是沈姓，大约因为风水

的关系,大门是偏向的,近地都称作“歪摆台门”。据说是明人沈青霞的嫡裔,但是也已很是衰颓,我们曾经去拜访他的主人,乃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跛着一足,在厅房里聚集了七八个学童,教他们读《千家诗》。娱园主人的儿子那时是秦氏的家主,却因吸烟终日高卧,我们到傍晚去找他,请他画家传的梅花,可惜他现在早已死去了。

忘记了是那一年,不过总是庚子以前的事罢。那时舅父的独子娶亲,(神安他们的魂魄,因为夫妇不久都去世了,)中表都聚在一处,凡男的十四人,女的七人。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我称她为姊,她也称我为兄:我本是一只“丑小鸭”,没有一个人注意的,所以我隐密的怀抱着的对于她的情意,当然只是单面的,而且我知道她自小许给人家了,不容再有非分之想,但总感着固执的牵引,此刻想起来,倒似乎颇有中古诗人(Troubadour)的余风了。当时我们住在留鹤盒里,她们住在楼上。白天里她们不在房里的时候,我们几个较为年少的人便“乘虚内犯”走上楼去掠夺东西吃:有一次大家在楼上跳闹,我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她的一个兄弟也一同闹着,不曾看出什么破绽来,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后来读木下奎太郎的《食后之歌》,看到一首《绛绢里》,不禁又引起我的感触。

“到龕上去取笔去,
钻过晾着的冬衣底下,
触着了女衫的袖子。
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
‘呀’的缩头下来:
南无,神佛也未必见罪罢,
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

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随后又都

剪去,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在外边漂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但是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着的。 十二年三月。

初 恋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吧。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抬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最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

蒙的喜悦。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一九二二年九月。

寻路的人

赠徐玉诺君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我曾在西四牌楼看见一辆汽车载了一个强盗往天桥去处决，我心里想，这太残酷了，为什么不照例用敞车送的呢？为什么不使他缓缓的看沿路的景色，听人家的谈话，走这应走的旅程，再到应到的地点，却一阵风的把他送走了呢？这真是太残酷了。

我们谁不坐在敞车上走着呢？有的以为是往天国去，正在歌笑；有的以为是下地狱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我们——只想缓缓的走着，看沿路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享受这引起应得的苦和乐；至于路线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楼往南，或是由东单牌楼往北，那有什么关系？

玉诺是于悲哀深有阅历的，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亲在外边，此外人都还没有消息。他说，他现在没有泪了。——你也已经寻到了你的路了吧。

他的似乎微笑的脸，最令我记忆，这真是永远的旅人的颜

色。我们应当是最大的乐天家,因为再没有什么悲观和失望了。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